

魔剑催魂

魔妓系列之五

欧阳青云作品集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魔剑催魂

欧阳青云 著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志刚

封面设计：田 斌

魔 剑 催 魂

欧阳青云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25 字数：563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0 册

ISBN 7 - 240 - 04347 - 2/I·779 定价：29.80 元 (上、下)



作者简介

欧阳青云，本名刘鸣盛。1931年11月19日生。现代武侠小说作家。又曾用笔名“余飞”。主要著作有《九龙刀》、《少年英雄传》、《赌命浪子》、《摇花龙虎棍》、《鬼火魔灯》、《乞丐王子》、《魔鬼书生》、《小流浪》、《地狱门》、《鬼王笛》、《毒龙谷》、《第三把刀》、《虎山行》、《龙凤双绝》、《无影门》、《玫瑰钉》、《魔妓》、《恐怖谷》、《残月断虹》、《阎王贴》、《女王蜂》、《风流小子》、《鬼面侠》等五十余部，风靡海内外，享誉极隆。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其作品功力深厚、构思独特、与众不同，部部精彩绝伦，章章妙趣横生。我们将把他的作品陆续献给广大读者。

目 录

第 一 章	鬼门关之谜	(5)
第 二 章	夜守恩师灵	(32)
第 三 章	明查害师人	(61)
第 四 章	生死梦难解	(81)
第 五 章	开棺解谜梦	(96)
第 六 章	泰山查详情	(113)
第 七 章	夜上郊山顶	(126)
第 八 章	巧遇月宫仙	(164)
第 九 章	诱人神仙教	(192)
第 十 章	秦府藏乾坤	(219)
第十一章	英雄汇河南	(241)

第十二章	官蓝假烧金	(269)
第十三章	英雄结伉俪	(293)

内 容 简 介

泰山隐处,桃源草庐。

原来是金龙神剑秦弘归隐闲居的地方。如今却冷冷清清,白幡飘飘。秦弘忽然暴疾而终。长子秦宝山面容忧郁,再娶夫人艾凤英年少貌美,却满面病容。童玉奇与罗一飞虽是秦弘的弟子,却又与秦弘有不共戴天的血仇。面对灵堂,二人束手无策。

就在他们想开棺验尸时,桃源草庐到来一位不速之客,倜傥少年展云翔。他自称是替父亲来探望秦弘。艾凤英与秦宝山与他周旋,一时查不出他的来历,到底是敌是友。

清风月明,江湖忽起神仙教。教主以下分为几坛。各坛坛主均暗自收罗江湖能人,壮大自己实力。月宫坛主竟然是秦弘的夫人艾凤英。转眼间阴阳判官毛丛、桐柏老怪海啸、独臂魔刀巫天残都被艾凤英的手下秋月收归月宫坛。

展云翔渐渐探得艾凤英虽为神仙教坛主,却在暗中

杀死其他坛的坛主及教主使者，与教主白玉嫦做对。艾凤英也探得展云翔原来名叫杨云翔，乃是秦弘老友，自己的义父大司马杨宗周的儿子，而神仙教主白玉嫦乃是杨宗周的爱妾。

二人义姐义弟相认以后，联手对付白玉嫦。杨宗周被白玉嫦幽禁已十几年，秦弘因“大玄混元功”未练成，无法制服白玉嫦的“九阴寒冰气”便假报丧讯，闭关修炼，艾凤英则潜入神仙教，见机行事。

原来白玉嫦虽是大司马的爱妾，却钟情于秦弘。秦弘不为女色所诱，惹怒白玉嫦盗得大司马的武功奇书“九阴寒冰气”练成神功囚禁大司马，祸乱武林。

在艾凤英，杨云翔的护卫下，秦弘终于练成“大玄混元功”。白玉嫦眼见不敌，返回圣慈庵，自断心脉而死。

为爱所扰，白玉嫦的遗嘱竟然是死后皈依三宝。

一缕香魂，竟归琉璃世界。

目 录

第 一 章	鬼门关之谜	(5)
第 二 章	夜守恩师灵	(32)
第 三 章	明查害师人	(61)
第 四 章	生死梦难解	(81)
第 五 章	开棺解谜梦	(96)
第 六 章	泰山查详情	(113)
第 七 章	夜上郊山顶	(126)
第 八 章	巧遇月宫仙	(164)
第 九 章	诱人神仙教	(192)
第 十 章	秦府藏乾坤	(219)
第十一章	英雄汇河南	(241)

第十二章	官蓝假烧金	(269)
第十三章	英雄结伉俪	(293)

第一章

鬼门关之谜

天黑黑,已经是半螟(半夜)了。

云儿半遮,只见月亮露出了半张脸,在偷看着人间。

山脚下,闪跃着两条高大而又矫捷的人影。

他们都年在二十左右,看起来少年溜溜,虽然一身短打扮,但还拢(真)是名牌的货色哩!

走在前面的,皮肤白晰,有点矮胖,看起来圆圆的,很古怪的模样。

后面那人,长得粗粗壮壮,浓眉圆眼,左颊斜浮着一道“拉链”(刀疤)。

不大一会儿,他们进入一条谷口。

谷道极短，只有十余丈长。

就在他们两人刚进入谷口不到两丈，走在前面的大汉突然停下脚步，真奇怪！又倒退到谷口去。

发生了啥米代志(什么事情)呢？

后面那大汉猛然煞住身形，也跟着停下脚步，茫然问道：“童师兄，你不知路？系按(要不然)怎不走了？”

姓童的大汉呆呆的望着谷壁，瞧了又瞧，口气充满了可怖的道：“哇噻！罗师弟，你来看！”

姓罗的大汉闻声赶紧急急也退回几步，凝神向谷壁上望了去。

立刻，他鸡猫子叫起来了。

只见那光滑的谷壁上，用黑漆写着斗大的三个字——

“鬼门关”！

左方又加注了八个较小的字——

“死亡之谷，入内隔屁(死)”！

姓童的大汉呆呆看了出神，半晌，才杂杂念出声：“哇噻！发生啥米代志(怎么回事)？甘讲(怎么讲)……”

姓罗的大汉搔了搔黄发，眉头打结：“咕哩妈！咱们离开这里才一个月，从前谷壁上也没写过啥米(什么)字，可见这些字是最近才写上去的！”

姓童的大汉敲着脑袋：“哇噻！奇哉怪哉，啥米郎(什么人)头壳坏啦！敢在谷壁上写这几个字呢？谷内就是‘桃源草庐’，他们甘讲莫宰羊(不知道)师父和秦大哥住在里面？至少

师父和秦大哥也不会拢不管！

只因通往谷内，仅有‘桃源草庐’，公然在这里写上‘鬼门关’和‘死亡谷’，岂不挑明的对师父和秦大哥是一款挑畔？”

姓罗的大汉点点头，同意道：“是啊！这件代志（事情）是有够奇怪？”

姓童的大汉又沉吟了一阵，道：“哇噻！暂过咱们莫管到底在搞啥米飞机，等一下子见了师父和秦大哥，就拢总宰羊！”

他说完，但向谷内走去。

“童师兄，要遂里（小心）！”

姓童的大汉闻言立刻兵刃出鞘，低声道：“知啦！罗师弟也慎防有变罗！”

姓罗的大汉随即也取出兵刃，“真遂里”（小心翼翼）的紧随在后。

很快便穿过山谷，一路上并无啥米代志发生。

原来山谷尽头左转之后，竟是别有天地。

在一片平坦的山麓下，空地上出现一幢前后三幢粉墙红瓦，古色古香的二层楼房。楼房四周，砌着高高的白石围墙，一看就宰羊很闭塞。

围墙外修竹掩映，花木扶疏。

大门的上方，高悬着一块黑底金字匾额，上面写着“桃源草庐”四个大字。

如此豪华巍峨的宅第，竟然称之为草庐，也未免太夸张了吧！大概是附庸风雅名不符实。

姓童的大汉，轻轻在门环上叩了几下。

只一会儿，大门开了，门内出现一个年在四十左右，相貌堂堂，器宇轩昂的中年人。

姓童和姓罗的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望着那个中年人齐声叫道：“秦大哥，你好！”

姓秦的中年人面无表情的，闪开身躯，摊开一只手道：“请进来吧！”

三人在客厅坐下，姓秦的中年人为他们两人沏了两杯茶，不动声色道：“两位一路上奔波，一定很辛苦。”

姓罗的大汉，偷偷瞄了姓童的大汉一眼，抢着道：“没啦！本来小弟和童师兄不打算这么早就回来，由于想念师父和秦大哥，所以卡紧（赶快）赶回来哩！”

姓秦的中年人漠然一笑道：“哦！多谢二位的关心，其实家父和我又何尝不是挂念着你们。”

话虽是这样讲，却没有诚意啦！

姓罗的大汉又偷偷的瞧了姓童的大汉一眼。

姓童的大汉心知肚明，马上轻咳了一声，便问道：“奇怪了，兄弟有一件代志（事情）搞不懂，想问秦大哥！”

姓秦的中年人瞄眼道：“啥米代志尽管讲啦！”

姓童的大汉道：“刚才小弟和罗师弟进来时，在谷口……”

姓秦的中年人不等童大汉说完，截口道：“你是说，在谷口壁上那几个字？”

“是啦，那几个字实在是师父和秦大哥有意找麻烦，兄

弟感觉奇怪,是啥米郎有这款胆量,在太岁头上动土,在谷壁上写上这款,师父和秦大哥就算查不出那人是啥米郎,也该叫人涂去才对。”

姓秦的中年人神色一变,长长吁了一口气,接着又眨了眨眼道:“也许,是令二位想不到吧!那些字是家父写的!”

姓罗的大汉闻言一怔,道:“爱说笑,师父为啥米要在自家门口,写上这样的几个字?有够歹看(难看的)。”

姓秦的中年人神色更难看了,殿殿(沉默)许久,才又叹口气道:“童贤弟再仔细想想,应该不难明白,他老人家在二位临走之前,据说有对二位透露过,系真的?”

姓童和姓罗的两大汉闻言不由殿殿低下了头。

他们都双颊不住抽搐着,显出十分激动的模样,却殿殿无出声。

姓秦的中年人瞧了两大汉一眼,继续说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古早人在讲,何况家爷又是二位的师尊,而且一向对二位爱护有加,甘讲你们二位就不念传艺之情?”

姓童的大汉脸上简直就成了调色盘,一阵青一阵白,看起来还比姓秦的中年人更为激动。

姓罗的大汉也不住的绞着双手,似乎比姓童的还要郁卒。

很久,才听那姓童的大汉沉痛无比的说道:“秦大哥,兄弟和罗师弟当然宰羊师父待咱们恩重如山,但血海深仇,又不能不报,这是两层代志,不要掺掺在一伙(混在一起)!”

姓秦的中年人两太阳穴急剧的抽搐了几下,道:“既然如

此,我也不敢勉强,你们的意思是要?就坦白讲!”

姓罗的大汉抢先说道:“当然要先拜见师父,见见他老人家,咱们会自行解决的!”

姓秦的中年人霍然而起,冷笑道:“也好,二位随我来!”

出了客厅,姓秦的中年人穿过回廊,却向楼后的花园走去。

姓童的大汉感觉不对劲,忙问道:“秦大哥,师父住在前厅楼上,为啥米把我们兄弟带到这里来呢?”

姓秦的中年人头也不回,边走边回答:“你们走后不久,我老爸已经搬到后花园来了!”

后花园紧靠围墙处,有一排空屋,平常是放置些杂物的,姓秦的中年人说话间,已在空屋前站住。

姓童的大汉,一元捶捶问道:“难道师父现在住在这排空屋里?”

姓秦的中年人殷殷无讲话,抬手将门推了开来。

顿时,姓童的和姓罗的两名大汉被眼前出现的情景惊住,张开嘴巴,差点就合不拢来了!

这……太奇怪了!

他们作梦也想不到,这空屋此刻已变成一座灵堂。

供桌上,摆着鲜花素果,素烛高烧。

供桌后面拉起一面宽大的白幔,上方正高悬着死者的画像。

姓童的和姓罗的两名大汉,怔怔的望着死者的画像,嘴巴

也掀了掀，却是啥米东东也讲不出来。

不知过了多久，两人终于情不自禁在供桌前跪拜了下去。

然后又望向供桌上的灵牌。

灵牌上写着——“显考秦公讳之灵位。”

左下角是“孤子秦宝山立”。

姓童和姓罗的两大汉跪了半天，才双双站起身来。

姓童的大汉问道：“秦大哥，劳驾借枝笔给兄弟用用？”

秦宝山道：“供桌上有现成的笔墨纸砚，童贤弟请用！”

姓童的大汉趋前几步，恭敬而又遂里（小心）的把灵牌放倒，然后在左下角写着“不肖弟子童玉奇叩”几个字。

姓罗的大汉也接着上前接过笔，在童玉奇三字的左方，也填上自己的名字——罗一飞。

灵堂里开始沉寂，良久，才听童玉奇问道：“秦大哥，师父是啥米时候嗝屁的？”

“到今天刚好半个月。”

“这点可够奇怪的，师父他老人家一向身体康健异于常人，恐怕你死了，他还不会嗝屁，而且武功又已登峰造极，系按怎（怎样）竟忽然嗝屁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又能想到会发生这款代志呢？”

“那么秦大哥总该宰羊师父破啥米病吧？”

“家父半个月前出外访友，三日后有人来告知他在外突然破病的消息。待我赶到时，他老人家已经嗝屁了，至于究竟破